

译者·书

古往今来,无论中外,诗歌特别受读者的关注和喜爱。诗歌语言简明鲜活,意涵深刻,朗朗上口,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,能够穿透读者的内心,在思想和情感上引发共鸣。人们每读到一首好诗,总是爱不释手,吟诵不忘。

诗歌之所以受到普遍欢迎,还有深层次原因。古人云,诗言志,就是指诗歌作者在诗作里抒发情感、表达思想。诗人不能脱离他生活的时代,他们是时代前进脚步最直接的感知人,用诗歌表达自己对时代脉搏的思考和判断,令诗歌在思想内容上更为充实与丰满。

站在时代前沿抒怀咏志

纵观世界文坛,于璀璨星空大放异彩的优秀诗人,如俄国的普希金、莱蒙托夫,英国的拜伦、雪莱,德国的歌德、席勒等,无不站在时代前沿,时刻关心民族、国家的命运,在艺术创作中,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深深融注于对民族、国家的前途思考中。

我较为熟悉的匈牙利诗歌创作发展史也符合这一规律。一部匈牙利诗歌史,是胸怀时代进步思想、忧国忧民的诗人们在诗歌创作里吐露心声、抒怀咏志的艺术创作史,甚至可以被视作匈牙利民族与国家发展的缩影。匈牙利诸多进步诗人,如魏勒什马尔蒂、裴多菲、阿兰尼、奥第、尤若夫,小说家约卡伊、米克沙特、莫里兹、伊列什、凯尔泰斯等,在他们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里,都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怀,尤以裴多菲最为突出。

裴多菲是闻名世界的匈牙利革命爱国主义诗人。匈牙利人民热爱并尊敬他,他也是中国读者熟知且喜爱的诗人。在19世纪初兴起的匈牙利民族复兴运动中,裴多菲以笔和剑与敌人战斗,最终以身殉国。他的诗歌内容充实,富有战斗性,艺术风格细腻、明快、豪放,处处吐露赤子拳拳之心。他捍卫民族与国家自由、解放、独立的诗作真情流露,极富表现力,受到读者喜爱。

上世纪初,裴多菲的诗歌传入我国,今天,他的诗作得到更全面的译介和研究。在我国广大读者中间流传最广的,是作家殷夫(白莽)译译的哲理短诗《自由与爱情》:

生命诚可贵/爱情价更高/若为自由故/两者皆可抛!

这些诗句常常被引用,甚至加以引申,可见其在读者心中产生多么大的共鸣。

根据原诗,若直译成中文,应是《自由、爱情》:

自由、爱情/这两者我都需要/为了我的爱情/我可以牺牲我的生命/为了自由/我可以牺牲我的爱情。

原诗节奏、层次分明,音律铿锵有力,读来朗朗上口,可是直译过来,却略显平常,比殷夫的译译逊色。这便引起人们思考,诗歌应如何翻译的问题。

这首短诗表达出来的中心思想,是坚定的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,不惜付出一切甚至生命的自我牺牲精神。裴多菲和殷夫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,作为革命作家,处于民族、国家危难之时,彼此心灵却是相通的。裴多菲用匈牙利语创作出《自由、爱情》这首名作,殷夫用汉语翻译诠释出《自



文学花园中的『采蜜人』

冯植生

文学翻译与研究相辅相成

匈牙利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,文学艺术领域犹如奇花绽放的艺术殿堂,芳香四溢,美不胜收。我有幸进入园中,流连忘返。作为一位“采蜜人”,对于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关系,自己颇有些体会。在翻译界,“信、达、雅”已成为普遍共识。译作须以文本为准绳,虽然可以适当照顾两种语言文字表达的不同方式,但不可以脱离原作按照译者意愿进行翻译。在这方面,许多翻译大师已经做出了榜样。在此基础上,译者还应当对作家、作品及其民族、国家情况有所了解。文学翻译与研究,两者之间相辅相成。翻译作品并非简单的文字互换,译者所做的研究越多、越深入,工作时便更得心应手,更能完成一部精品译作。

几年前,我编选、翻译了《匈牙利诗选》一书。在成书过程中,我着重考虑的是人选诗人的时代背景、诗人创作的艺术成就,以及诗歌流传情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。魏勒什马尔蒂、裴多菲、阿兰尼是匈牙利19世纪革命运动时期的代表诗人,他们的诗作充满强烈的革命气氛,诗句铿锵有力、令人振奋,诗歌内容与艺术风格的融合使诗更具感染力。较裴多菲稍晚出现、同样享誉诗坛的阿兰尼,他的诗风更具乡土气息,善于运用叙述体格式,在诗中讲述动人故事。

进入20世纪,时代步伐加快,对时代气息最为敏感的诗坛,又涌现出两位代表性诗人,一位是奥第,另一位是尤若夫。奥第是20世纪初匈牙利文学领域的先锋,他发表的《新诗集》在诗歌的形式、语言和内容等方面都有所革新,向愚昧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发起冲击。奥第曾数次到访巴黎,在诗歌创作中引进象征主义表现手法,给诗坛增添新的活力。尤若夫是匈牙利无产阶级诗人,他出身工人家庭,曾前往维也纳求学,接受马克思

主义思想,在诗歌中反映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,运用锐利的笔锋猛烈抨击资本主义世界。他同时也是运用象征主义、印象主义表现艺术的高手,在诗歌创作上独树一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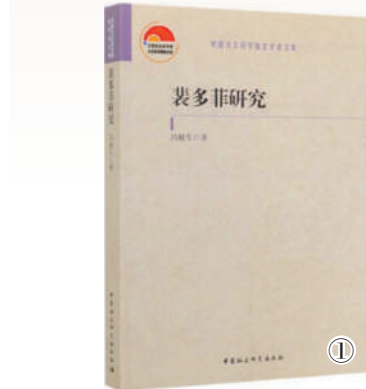
在多年阅读了解匈牙利诗歌的认知基础上,我选择了以裴多菲、奥第、尤若夫为主,共23位匈牙利诗人的诗歌作品,组成了这部《匈牙利诗选》。它展示了匈牙利几个世纪以来的诗歌发展史,展现出匈牙利诗歌的深刻思想内涵和独有艺术魅力。这也是一部奉献给中国读者的系统性匈牙利诗歌翻译集,有助于读者了解匈牙利文学艺术的风格特征。

回顾这些翻译与研究经历,我深感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。从1954年公派赴匈牙利留学,到如今已近70年。在我的记忆中,从踏进这个陌生国家的最初时刻,自己就深深感受到匈牙利人民的热情友好,也因此与匈牙利诗歌和文学结下深厚缘分,希望通过自己的译介与研究,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、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尽一份力量。2009年,时任匈牙利驻华大使库绍伊·山多尔,在接到我赠送的《20世纪中欧、东南欧文学史》一书后,给我回信写道:“作为描述匈牙利文学的学者,您的贡献是巨大的”,希望“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了解匈牙利文学,成为匈牙利文学之友”。这是我多年来努力的目标,亦是我对未来的期许,期待将来能有更多学者在这片文学园地耕耘。

图①:冯植生著《裴多菲研究》。
图②:冯植生编译的《匈牙利诗选》。
图③:匈牙利布达佩斯一景。

资料图片

冯植生,1935年生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,国际匈牙利学会会员。译有《米克沙特短篇小说选》《圣彼得的书》《奇婚记》《亲戚》《匈牙利诗选》等译著,著有《莫里兹》《裴多菲传》《裴多菲研究》《匈牙利文学史》等专著。



由与爱情》,堪称翻译的佳作,两者都被两国读者吟诵,流传后世,是诗歌翻译的绝好范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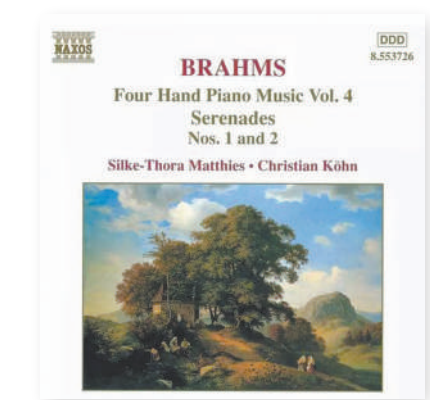
勃拉姆斯的音乐才华

李颖

1876年初冬,莱茵河畔风景如画,卡尔斯鲁厄的人们却无暇欣赏这旖旎风光,人们都在静听一曲伟大的交响乐。49年前,音乐巨人贝多芬永远离开了他们。这一次,人们却仿佛再次听到贝多芬的忧郁与痛苦、激情与乐观,而这美妙的声音出自贝多芬的崇拜者勃拉姆斯,一位在贝多芬身后出生的德国音乐天才。

在此之前,勃拉姆斯已经创作多部广为流传的音乐,包括《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》《匈牙利舞曲》等,享誉欧洲,甚至被许多人认为已经超越了贝多芬。他才华横溢,却直到43岁才完成平生第一部交响曲,这部《C小调第一交响曲》一经问世,便获得巨大成功,德国指挥家汉斯·吉多·冯·彪罗称其为“贝多芬第十交响曲”。

纵然7岁就已展露音乐才华,勃拉姆斯创作出第一部交响曲的过程却并不轻松。他对自己的要求向来严苛,经常烧掉认为不够好的作品。有一种声音在勃拉姆斯心头萦绕——不仅要追赶贝多芬,更要超越自我。贝多芬的音乐是指引他的明灯,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,他曾对朋友海尔曼·莱维说:“看来我永远写不好交响乐,我听到身后响着一位巨人行走的步伐,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好。”从1855年到1876年,勃拉姆斯一次次弹奏,一遍遍修改,用了整整21年反复打磨,造就这部可与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并



驾齐驱的作品。

这位后来者,终究将“巨人的步伐”化作自己前进的脚步。此后,他又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另外三部交响曲。

勃拉姆斯的音乐中是有风雪的,有时细雨霏霏,有时小雪飘飘,在暗夜中抚慰踽踽独行的灵魂。这些风雪是他内心理智与激情的外化,是他人生道路痛苦与甜蜜的累积,更是他独特生命的真实写照。在彼时彼地,勃拉姆斯无疑是一位孤独的“风雪夜归人”。他在浪漫主义盛行的时代独自固守古典主义的余晖,又在严谨精致的音乐中不时流露几欲喷薄而出的热烈情感,他有着德国人的内敛深沉,骨子里却是个纯粹忧郁的

诗人。

勃拉姆斯的身上带着风雪的“严寒”和“清冷”,他内向孤僻,不善交际,童年家庭的贫困、父母的不睦,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刻痕。即使在成为音乐家后,勃拉姆斯仍常因自身性格而与人交恶,他曾在著名钢琴家李斯特演奏时打瞌睡,以至于只能离开这个圈子。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虽然欣赏他的为人,却不喜他的音乐。在纤细敏感的柴可夫斯基看来,勃拉姆斯的音乐刻板无聊,令他毫无兴趣。

柴可夫斯基口中刻板无聊的音乐,却是勃拉姆斯顽强固守的领地。那些严整均衡的结构、充满理性的旋律、宣泄过后的宁静,都是勃拉姆斯精心建造的古希腊式建筑,雄伟庄重。在这样的音乐中,听众会不自觉地正襟危坐,凝望来自古典时代的一种崇高。

“严寒”与“清冷”的另一面,是风雪的“优美”与“浪漫”。勃拉姆斯建造起巍峨的建筑,却把那些动人的音符藏在最细微处,用他的每朵雪花细致抚慰听者的每寸心灵。他为庆贺友人生育第二个孩子而创作的《摇篮曲》优雅宁静,寄托了他对已逝母亲的思念与爱意,明亮柔和的音符跳动正如雪花飞舞,令母亲的慈爱萦绕听众心头。

勃拉姆斯的浪漫主义情怀也融入他的技巧之中。《F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》用古典

主义的旧瓶装新酒,用节奏紧凑的乐句、丰富的大型和弦,点缀以华彩式装饰音,呈现出一曲具有浪漫气质的音乐,让人随着音乐起伏,感受勃拉姆斯的激情与幻想。

虽然柴可夫斯基和瓦格纳等作曲家无法欣赏勃拉姆斯的音乐,但这些理性与感性交织的旋律,的确感染了一代又一代听众,他与克拉拉·舒曼的爱情也为人津津乐道。他在阿尔卑斯号的旋律上填词“山高水长,我为你献上万个祝福”,作为献给毕生所爱克拉拉的生日礼物。这句旋律后来成为《C小调第一交响曲》第四乐章的其中一句,被千万人倾听。

勃拉姆斯并非不谙浪漫,只是不轻易示人。他的浪漫是一个人走在风雪夜,与黑暗、与寒冷为伍,却心向光明与温暖。勃拉姆斯的风雪令人品尝到的不仅是孤独寂寞,还有心底纯粹的坚守与热爱。

汹涌澎湃,温柔亲和,肃穆崇高,明媚轻快,悲怆绝望……勃拉姆斯用理性与激情将深沉的爱化作指尖的音符,为人们展示了整个世界,也触动着灵魂最深处的共鸣。

图为勃拉姆斯钢琴曲专辑封面。

资料图片



本版责编: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
电子信箱:rmrbgk@163.com
版式设计:蔡华伟

2022年,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中国。北京,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国际化都市,全球首个“双奥之城”,再次为世界奉献了一届令人难忘的奥运盛会。作为90后的青年一代,我幸运地成为开幕式的分场导演,并参与闭幕式编导工作,见证冬奥会开闭幕式成为讲述中国故事、展现文化自信的闪耀舞台。

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气势磅礴的盛世华章。珠玉在前,14年后的冬奥会开幕式如何实现突破,展现中国风采?在冲突频仍、猜疑升级的当今世界,如何借助艺术的力量发出和平之声?这是导演团队从成立之初就开始苦苦思索的问题。在张艺谋总导演的带领下,导演与演出团队以一种美学风格的革新,成功回答了这些问题,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。

本届冬奥会开幕式并不着重展现数千人同场演出的宏大场景,而是着力呈现一种唯美空灵的浪漫风格。整场晚会围绕柔美的春草、稚嫩的孩童和飘扬的雪花展开,3个意象的共同点是清新、柔美、轻盈,但又充满力量、预示希望。这一方案起初让许多人感到惊讶,但随着开幕式设计与指导工作的深入,我逐渐理解其中的深意:当下的世界需要的是互相理解与和衷共济,需要以柔软的双手与开阔的胸怀来呵护和平与希望。这不仅是奥林匹克格言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——更团结”的题中之义,更是以和为贵、里仁为美、柔美而胜刚强的中国传统智慧之烛照。

我有幸参与《雪花》环节,并自觉地将这一体会融入日常编排和导演工作中。《雪花》是开幕式的压轴环节之一,从视频《未来的冠军》到“小白鸽”展示,最后连接主火炬点火仪式,一气呵成,以中式浪漫呈现了冰雪之“暖”。

《雪花》的进场衔接短片《未来的冠军》深受国内外观众喜爱。短片主角是一群两岁的小朋友,他们在冰场上的童真稚趣牢牢抓住了大家的心。我们并未预设表演,而是让小朋友们自然互动,以导演抓拍为主。拍摄过程中,有一幕令我非常感动:有个很小的孩子跌倒后无法自己起身,其他孩子七手八脚地想扶他起来,却带到了本来站着的同伴。这一幕逗乐了导演团队,留下这个美好的瞬间。在我看来,孩子们虽然稚嫩,但也在奋力追求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——更团结”!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带动中国冰雪运动热潮,未来会有更多的孩子像短片中的小朋友一样,刚会走路就站上冰雪,小小年纪就知道团结互助、心怀他人,无论他们将来是否能够摘金夺银,都会是“未来的冠军”。

“小白鸽”的方案经历了反复斟酌,直到1月中旬才定型。早期,我们希望以规整统一的艺术形式来承载明晰的观念表达,但孩子们与地屏影像玩耍的细节为团队指明了新的编创思路:不束缚孩子们、不刻意雕琢表演。“小白鸽”们不再迈着整齐的步伐,而是像雪花一样悠然飘扬,与地屏上的实时影像互动:他们有的手捧雪花,有的在打雪仗,有的在雪地上开心转圈,呈现出春草萌动般自然清新之美。最终,全世界都看见了中国孩子的天真与稚嫩,也看到了寓意其中的活力和希望。

主火炬和点火仪式向来是开幕式最受瞩目的部分,随着最后一棒火炬手将火炬放入“大雪花”中央,一捧“微火”带来一片光明。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讲述的是“一朵雪花的故事”:各代表团的91朵小雪花共同组成一朵大雪花,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;闭幕式则续写了开幕式的轻灵浪漫,“大雪花”幻化为人们心中的圣火。其中令人回味之处,正在于它是奥运精神在当下的艺术化表达:雪花簇拥着微火,正如人类守护心中的希望;雪花脆弱却团结,火焰微弱却坚定,在疫情与纷争交织的当下,用一朵雪花承载人类共通的情感,传递“一起向未来”的中国主张。

开闭幕式上,44个山里娃组成的马兰花合唱团两次登上舞台,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会歌,朴素的表演、天籁的童声响彻会场,也走进世界各国观众的心中,传递和平与友爱。他们为了这一刻,在演出前数月便离开父母,带着对亲人的思念,全身心投入集训,克服了语言难关,迈上艺术的阶梯,展示自己的风采。来自奥林匹克发源地——希腊的声乐教育家安吉利基·图巴纳基称赞孩子们如同天使,他们的清唱声音汇聚在一起,开启人们的心灵之门。我在闭幕式的排练编导中与这些孩子结缘,短短几天,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他们用淳朴的乡音亲切地叫我“姐姐”,我们通过书信交流情感,有的孩子讲述自己如何在对家人的想念中登台表演,有的孩子表达希望自己的表演更上一层楼,有的孩子则希望每次相见都能互相拥抱,等等。字里行间,孩子们的稚气与努力、淳朴与善良犹如山林中吹来的一缕清风,拂过心头,令我深深感动。他们轻轻唱会歌,自然、真诚地歌颂着奥林匹克精神,将和平友谊之声娓娓道来。在歌声中,他们像还带着泥土芬芳的春芽,沐浴阳光,等待成长。

如果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是铺陈列秀、华美盛大的“错彩镂金”之美,那么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呈现的则是“初发芙蓉,自然可爱”的清新之美,二者对应着两种美学风格。俄罗斯作家蒲宁曾通过笔下人物道出,美的秘密正在于“轻轻的呼吸”。本届冬奥会开幕式的艺术风格如同这“轻轻的呼吸”般,展示柔软——通过春草、孩童、雪花、微火,演绎天地、人之间的和谐共生,展现当代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的担当与情怀。

(作者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分场导演)

